

动
漫
轻
小
说

故事会

此月寒烟

千鬼姬 北色 著

古风系列



动
漫
轻
小
说

芷 月 寒 烟



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此月寒烟/千鬼姬,北色著. —上海: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,2010.8初版(动漫轻小说)

ISBN 978-7-5452-0542-8

I. ①此... II. ①千... ②北... III. ①漫画:连环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19267号

丛 书 名: 故事会动漫轻小说

书 名: 此月寒烟

作 者: 千鬼姬 北色

策 划: 沈丽凝

责任编辑: 刘迎曦 石丽敏

装帧设计: 王 伟

美术设计: 宗 蕾

责任督印: 张 凯

出 版: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·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动画大王传媒有限公司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(集团)有限公司

电话: 021-60878676 021-60878682

传真: 021-60878662

地址: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501室

邮箱: wylx2088@163.com

邮编: 200023

印 刷: 上海市印刷技工学校实验工厂

经 销: 故事会

版 次: 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规 格: 787×1092 32开 印张3.75

书 号: ISBN 978-7-5452-0542-8/J·163

定 价: 12.80元

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el: 021-56035594

版权所有·不准翻印



STORIES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(00345) www.storychina.cn

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,免收邮资(挂号除外)

汇款地址: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 (200020); 收款人: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联系电话: 021-54667810

茈月寒烟

千鬼姬 著

池凝镜，檐悬剑。

春来正寒，雪连天。

盆中，碳红得鲜艳，散发出温暖的气息，却也熏得人昏昏欲睡。

茈月是第一次在这样寒冷的国度过冬，娇小的身子裹在层层毛皮下，却还是在微微发抖。因为寒冷的风从窗外漏进来，她的鼻子也变红了。

“小姐，寒烟公子来了！”这时，一个侍婢在门外轻声说道。

茈月有些懒散地抬起手臂，说：“请寒烟公子进来吧。”话音刚落，本是闭起的门自己便向两边展开了，一位身着月白色长衫的公子正站在门外，带着安

静的微笑看着茈月。

“来的不是时候吗？”这样说着，寒烟对着茈月点点头，说，“失礼了。但是我想，这也正是温酒赏雪的好时候吧？”他扬起手来，手中却提着三壶酒说，“并不烈，却能让身子暖起来。”

“失礼的是我才对，真抱歉，不能请你喝茶了。”茈月笑着应道，“有劳寒烟公子，还来这里看我。”虽然说着话，但是茈月小姐也仅仅将身子挪了挪，并没有从榻上下来，裹着取暖的毛皮也没褪下。

“不碍的。”这样说着，寒烟已坐下，而一旁的婢女却已经将温酒的小炉小釜备上了，一炉新香也已经焚起来，将弥漫在空气里那碳盆散出的压抑气息驱散开来。

几盏以后，茈月小姐才终于多了些生气的样子，本来苍白的脸色也变红润起来。

“这几日，长安比往日更热闹，世人总爱喧嚣，所以庙会也好，戏台也好，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都在市上。待雪止了，天不那么冷，一起去看看吧。”寒烟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帮茈月的杯里斟满琥珀色的酒。

“那也好，这整月来，我都没有离开过家。大概因为天气的原因，父亲回长安的日子大约也得推到二月里了。”茈月应道，小手握住精巧的酒杯，酒的热气透过杯子一直传到身上。

“一整月吗？”听着茈月的话，寒烟却露出了若

有所思的样子，然后看着此月说道，“那想来你还没有听闻吧，城外有间荒废了数年的寺院，寺中本已枯死的桃树就在一个月前，竟然开花了，而且一直到现在那花也没有凋落之迹。”寒烟将酒杯举起，饮下杯中酒，然后继续说道，“大约会被引为祥瑞吧，京县的人总会这样奏启的。”说着，寒烟露出了惋惜的模样，又说，“只可惜早来香寒冬，空枝难争春。那些花，很难等到冰融的时候了吧？”

“去看看吧。”突然，此月却这样说道，“正当酷寒时节的桃花啊，真想去看看啊。”

听到此月的话，寒烟放下酒杯，侧着头思索了一会儿，然后说道：“我本也想去，但是县令已将此事报兰台，到元日前想要去看也不容易。”说着，他却笑起来，说，“但可巧，文彰便在兰台役职，而且，他可正好是太史局的人，之前已升做历博士了，想来让你我去观赏一番，也不会是什么难事。”

那位文彰大人，名为赵麒，乃是寒烟公子竹马之交，与此月也相识，说来，还曾被此月救过性命。此时想起他来，倒也是自然。只听寒烟提起，此月也立刻忆起他来。

“是了，是了。有人帮忙自然好。”说着，她有些狡黠地笑起来，说，“就算不成，那从阴世的道路去那儿，也不算难事儿。只是苦了阿虎，他很怕冷的。”

此月所说的阿虎，是她家的昆仑奴，一个热心忠

厚的青年汉子，也不懂唐语，专在此月家干些粗重的活儿，平素里最听此月的话，对寒烟公子也很是礼敬。不过，阿虎和此月一样，也从没经历过这样寒冷的冬天，所以天气越冷，那阿虎也越少活动，总在自己的房里躲着。

“若是文彰无能为力，那也不无不可。”寒烟这样说着，再举杯，说，“今日的雪中，桃花又会是如何的风姿，那就去看一看吧。”

赵麒虽向来老成，但为着之前一些事，欠下了此月与寒烟很大的人情，便也算爽快地帮忙两人，将一封文书交给了寒烟公子。

“到那边，只说是为天文台做事。此时在那边的除了京县的人，想来也只有些学生了，或者是史馆的人，不过也不要紧，那些人，总不会识得太史局全部的人。”赵麒这样说着。

“难道你不害怕，我们被识破只是布衣，牵连到你的前途？”寒烟笑着接过那封文书。

赵麒苦笑起来：“若说连累，也不只是一次吧？前番你冒做我的名字，半夜进到府中，最后要不是郎中大人的话，大约我也得罢官回乡了。”说着，他转头望向依然将厚重的衣服裹着身子的此月，说，“这天气可不好，虽说景致想来必是绝佳，但不如等元日后，史馆录书后再去却也不迟。”

“只怕等不到那时候。”此月摇一摇头说，“这天



可真是太冷了。”

“小姐啊！”赵麒笑起来，看着寒烟露出得意的神色来，说，“这个啊，就算见多识广的寒烟也未必知晓了。”他说道，“想要桃树在这时节开花也不难，只要将那树围毡烘碳，也就可以了。说是枯树，想必那县令早已暗地吩咐人另栽了新树，就为了在这时候上报祥瑞，等到明年，他大约也就可以外调，或是升迁了。”

“果真如此吗？”虽然这样说，不过听着赵麒的话，茈月可没有如梦初醒的模样，依然淡定若水，说，“只要不为人知，那也算是一种奇妙的法术了。”说着，她望向了身边的寒烟，后者正点着头，对那话很是认同的样子。

“倒是你们太史局的人，不会揭穿此等把戏吧。”寒烟看着那总是一本正经的友人。

“那可不是，郎中大人说，如果没有此等把戏，倒也会失去很多乐趣！大人的话很有道理，我一向都这样想的！”

“那就是所谓的水清静了却不会有鱼在其中吧？”

“啊，是水至清则无鱼吧？”虽然唐语流利，但是对于那些典故，茈月总还是有些生疏，说，“就算这样，却也会是美景才对。况且……”寒烟看着茈月，然后慢慢将目光转到赵麒身上，说：“文彰，那县令一月前已将此事报知太史局，想必史馆与你们也都已

派人前往，而这期间，那桃花却依然盛开不败，难道真是小小把戏吗？”

“寒烟！”赵麒看着寒烟公子，突然有种上当的感觉，说，“你这话的意思却是为何而出？莫非这其中还有其他的缘故？”说着，他稍微揣摩一下，看看始终微笑着的寒烟公子，说，“其中，还有其他的‘法术’吗？”

这一刻，就连芘月小姐也看着寒烟公子，第一次有了好奇的神色。

在往日里，芘月小姐奇妙的法术，可以让她足不出户也能知晓长安城内外各样稀奇的事情。但是这些日子来，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渐渐懒散的芘月小姐很少使用法术，所以，对寒烟所说的事情并不知晓。也是因为这样，她才会难得地露出好奇的神色来。

“那是发生在很久前的故事，恰好有些听闻，此时才会记忆起来，倒也不必放在心上。”寒烟对芘月小姐说道，“只要去看一看，就什么都会知道了。到底是小小的把戏，还是更奇妙的法术。”

这时候，赵麒惋惜地叹口气说：“呀，寒烟，我可真是后悔将文书给你啊。但是，既然将它给了你，我可不能将它再取回来，只好请你们小心些才是。”说着，他望向芘月小姐说，“回来后，一起喝酒吧，就算已经看过那样的景致，我也想听听在你们的眼里那又是如何的景象，如果真有什么法术的话，请务必

告诉我。”

“那是自然，文彰。不过，酒可得你请哟！”寒烟这样说着，三人一同笑起来。

年末时，赵麒已升做博士，从八品上的历博士。这一职在后来被废止，但并不说那是个无用的职役，只是其他人也可兼理这一职的事务。事实上，司辰师之职也是被废止了的。

历博士之职，后来被改称“保章正”。但就品级来说，却与后来将太史局改做“司天台”后的“主事”相差无几了。而所谓学生，不过是那些在局中供职却没有品级的人罢了，但凡天文观生、天文生、历生大约都在其中。虽然也有一些是官宦之后，但对于历博士的赵麒来说，却也是不必在意的。

那些学生是无法违抗有品级的上官的命令的。不过，这里的上官，却不是指赵麒这样的八品小吏，而是指最初将那文书交与赵麒的那位大人，也就是管束着太史局的秘阁郎中李大人，那位就算是先帝太宗陛下健在之时也颇得信任的大人物。

当将那文书交到守在荒寺外的士兵手里时，就连寒烟自己都有些奇怪的感觉。该不会是那位李大人一开始就算定了自己与芘月会到这里来，所以才借赵麒的手将这文书交给自己的吧？

虽然没有见过面，但是无论如何也算是打过交道的。那位李大人果然是老谋深算的家伙啊！

在递出文书的瞬间，因为心里想到这些事情，就算是寒烟公子也有了一刹那的犹豫。这被在他身边的茈月小姐看在眼里，不由轻声笑了出来。

“真是失礼了。”寒烟摇着头说，“难道我们被那位大人当做不需支付薪俸的部下了吗？”这样说也不无道理。之前几次，似乎两人都在努力解决着发生在长安城里的种种异事。这样的状况，自从那位大师圆寂以后，似乎就没有停过。

虽然其中有这两人自己天性的原因，但是如果说李大人没有在背后推波助澜的话，那也不至于到这境地。两人似乎将解决长安内外的奇怪事件当作天职，这样一来可不就是在为李大人白做工吗？

“若是那样，想必也会是很有意义的经历。”茈月这样对寒烟说道，“那位大人可没有害过我们，好奇心人人都有，不过，寒烟公子和我的好奇心要强些罢了。”这样说着的时候，茈月的眼里闪着美丽的光，因为通过那份李大人发出的文书，已经可以确定，这次盛开的桃花背后，必定有着法术的因缘。

“若然心已安，惊涛亦微澜。”寒烟公子笑着点头，说，“茈月小姐，没有错啊，只要我们在这里就已经很好了。”这样说着，守卫着的士兵已经开了门，寒烟便引着茈月，一同走进了那间荒寺之中。

荧雪零落，艳色桃香。

残败的寺院中，黑与昏黄的斑驳围起了这个空间，

木头和金属都已经腐朽，就算不用双眼去看，似乎也可以感受到那败落的气味。

脚下，枯黄的草偶尔从积雪里露出，一副了无生气的样子。

雪飘落，映染着太阳惨白的颜色，从这片废弃荒芜的背景里散出淡淡的光来。

因为风急，院落里其他的树木都已经枯死折断了。黑色的树枝立在白色的雪中，显得尤其清冷。

而被这一切包围住的，就是在视野中央的那一株瘦弱的桃树。那孤零零的枝头绽满了鲜艳的花朵，娇红颜色在风中微微颤动着，却比孤高的冬梅更美得让人心惊。

此月望着雪中的桃花，一时竟失神了。

而在她身边的寒烟公子似乎也心有所感，只是望着那树桃花。

先前二人心中就算还有丝毫对那位李大人的芥蒂，此时也已烟消云散了。

“马车上还温着酒啊。”良久，寒烟公子才偏过头，对此月说道，“此月小姐且稍待，我将酒取来。”说着，他再望向那树美艳的桃花说，“果然，难得佳景，正当畅饮啊。”

“何必多劳。”此月却止住了寒烟公子，稍微抬起胳膊说，“且去那里就好。”那本是寺院正殿的地方，还可以避雪，也不碍观花赏雪。

寒烟听着此月的话，便点一点头，两人一同走过去，进到昏暗的屋檐之下。

因为之前已经有人收拾过这里，所以倒也干净，地上并不潮湿。许是因为上官来到，所以本来躲在这里偷懒的士兵已经跑开了，不过留下的炉子里，碳倒还烧得正旺。于是，此月小姐与寒烟公子便在炉边坐下。

“所谓法术，其实只是因为不为人知罢了。”此月说着，伸出手来，轻轻放在地上，看着寒烟公子说，“法术就是法术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小姐已经闭上眼，像在默默祈祷着什么，一瞬间，本来坚硬的地板上荡漾起了一圈圈的涟漪，似乎是有小石子落在了水面上一样。

寒烟饶有兴味地看着这一切，他不知不觉已经习惯了看见此月小姐奇妙的法术。

果然，只见此月小姐的手慢慢落在地板上，而那涟漪的中心里，一朵白色的莲花慢慢升起；在莲花上，却正托着本放在马车上的温酒小炉，水还翻滚着，散发出热气来。

这还没有结束，在似乎变成水样的地板之上，一片莲叶也慢慢浮起，而早已备好的食盒已经稳当地摆在莲叶之上了。

“果然很奇妙啊！”这样赞叹着，寒烟伸出手去取出一只酒杯，将还烫着的酒满上一杯，便递与此月

小姐说，“多谢了，莼月小姐，可以见到如此奇妙的法术啊！”寒烟公子由衷地赞叹着。

接过酒杯，莼月的手离开地面的一刹那，那一圈圈的涟漪也消失了，莲花与莲叶也消失了。只有还留在地板上的小炉和食盒，证明了刚才的一切并不是梦幻。

“哪里，也只是小小的法术而已。”莼月这样说，“寒烟公子见笑了。”但是脸上的神色却很是开心的样子。

“却不知，那桃花又是否是小小的法术啊！”这样说着的寒烟也为自己斟满一杯，转头望向屋檐之外的美景说，“只是此景，已醉三分了。”

“这也是天朝的气象吗？”说着话，莼月也转向了那树艳丽的桃花，说，“我从不曾见过。”

然后，酒的芬芳就随着升起来的热气，在这间冷清的正殿里扩散开来。

雪似乎变得大了些。

风也似乎变得大了些。

雪飘入殿内，然后在火炉与温酒的水汽里融掉。

莼月小姐的尾指点落在自己的酒杯之中，一瞬间，那杯酒变幻成了青翠如春的颜色。“请饮这杯吧。”莼月抬手，将那杯酒奉在寒烟公子的面前，说，“寒烟公子，如若真有法术的话，就用这杯酒，去见识一下，那是如何的法术吧。”说着，她温柔地笑了，清澈如



初融的山泉一样。

“那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寒烟点点头，接过那杯酒，“此月小姐，很好看的颜色啊。”望着杯中的碧色，寒烟公子赞叹着，然后将酒一饮而尽。

就是这一杯，立刻就唤起了蒙胧的醉意，将寒烟温柔地包裹了起来。果然是奇妙的法术啊！眼前的景物，似乎也变得更奇妙了，一如眼前那温婉的少女。他那模糊的视线中，似乎此月也将杯中酒饮下。

或者，这已经不是醉，而是梦了吧？

此月似乎听见了寒烟的心声一样，对他点一点头。

“果然啊，真是好酒啊！”在现世的一切从眼中消散前，寒烟似乎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来。

醉非醉，梦非梦。

这是白色无边的世界，被雪包围着，天上安静飘落的，地面堆积起来的，全是雪，只有雪。

方才还身处荒寺殿中的寒烟，此时却已经站在了这个遥远的世界之中，而此月小姐正站在他的身边，那杯酒还在她的手中。

“幸好，这里的雪不似现世那样冷。”此月微笑着对寒烟说道，她松开手，手中本应落下的酒杯便消失不见了。

“不冷的雪，那就不是雪了。”寒烟看着此月说，“但是依然很美丽。”

此月稍微低下了头说：“啊，真是抱歉，寒烟公